

第三十六回 大元戎智取福州城 小公主兵出羅華島

話說赫支文禮見松勇不知去向，谷口壘斷，心裡大驚，吩咐兵丁速退。回轉來，見這頭山谷也是木石塞定，只聽外面喊聲炮聲，如翻江攪海一般，眾苗兵面面相覷。赫支文禮道：「眾軍士去看谷口，可有別路可通？」眾兵正要覓路，只見山頂上箭如飛蝗，射將下來，眾軍叫苦不迭。赫支文禮道：「不如搬開木石，衝出去罷。」眾兵上前，用力將木石推開，才現出路來。不防松筠、木納庵帶領三千槍炮隊，久已等候，見苗兵要想開路，吩咐一齊動手，槍炮如雨點般打來。

這些苗兵見山頂上是矢石，對面山谷口是槍炮，進退無路，一個個口稱願降。到了這步地位，憑你喊破喉嚨，也沒有那個來理你，不消片刻工夫，赫支文禮同五千苗兵，一個個都沒有活命。松勇、松筠等各去報功不提。

再說苗帥花殿齊，見赫支文禮去追趕松勇，到晚不曾回營，心裡疑惑起來，為何此刻還不回來？只怕有些不妙了。又想到就是不好，也沒個一個不回之理。又不敢差人探聽，只好呆等。看看二更時候，前軍報到副元帥回營了。花殿齊大喜，親到前哨來接。到了寨口，向山前一望，月色微明，遠望不甚清楚，當頭一個大黑漢子，手執長槍，指著山上叫喊，人聲嘈雜，也聽不真，後面有數千軍士，個個白布纏頭，黑布短襖，齊聲喊叫開營。

花殿齊看了模樣裝束，卻是自家人，忙傳令迎接，大開營門。黑大漢引兵上山，進了營門。黑大漢就動手，兩個管營門的偏將，一槍一個結果了，後面眾將發一聲喊，齊殺進來。原來就是司徒洪妝的，哄開營門，大眾一擁而入。苗兵人人害怕，齊喊：「不好了，敵兵殺進營了！」花殿齊心慌，也不敢迎敵，回馬就走。元帥既逃，軍中無主，誰肯拚命向前？如潮水一般的退下去了。

司徒洪領軍追趕，後面兀裡木、耶律木齊領著偏將兵丁，追進苗營，將走不及的苗兵，收羅一空，放起一把大火，苗營燒做赤地。趕過崑山，會合司徒洪，眾將拚力向前，殺傷苗兵，不計其數。追了兩夜一天，被省城裡苗兵接應去了。花殿齊退進省城，緊守不出。三將合隊紮了營。其餘一路來還有些小城池，如長樂、同安等縣，不攻自破，就到元帥處報捷。寶珠歡喜，將水陸兩軍前隊都移到金橋口住紮。

這金橋口是個大路要道，水陸總口，寶珠占定地勢，心中大悅。暗想紮在這個地方，不說進取的話，自己卻守得住了；再得攻破省城，就成了犄角之勢。帶了松勇出營，在城外看了一遍，自己暗暗躊躇，這城池如鐵桶一樣，怎能得破？想了一想，就指揮眾將，圍住城池，又派了十員大將，一萬精兵，扼定中路，剪斷他救兵。一連攻打數日，傳令各營少歇。

花殿齊同眾軍將，困在城內，人多糧少，看看不濟，心裡著急。銳氣傷盡，又不敢出頭打仗，整整被困十餘天，兵丁都餓壞了，也有要戰的，也有願降的。花殿齊無法可施，心想邱廉雖敗，他還有個狠女兒，必然要他復仇的，怎麼一直到今，杳無音信？我們是他請來的，也沒有讓我們獨自受罪之理，他若到來，正好理應外合，我們泉州的人馬，又被阻住，如何是好？

正在胡思亂想，忽報敵兵撤圍而去，花殿齊心中疑惑，大約出了什麼事了，八分是邱廉的兵至，他所以不敢來逼我。也不問青紅皂白，我們這裡正在乏食，先著兵將到城外樵薪打糧，算計已定，即傳令各營出城打糧，苗兵在各村莊打了許多糧，還未回城，只聽喊聲「不好了，敵兵大隊又到了！」眾苗兵在城外，都拚命爭先，趕入城中，忙把城門緊閉。這裡官軍又將城池圍困，留著南門不圍。

誰知二更以後，城中火起，城外大軍齊集城下，花殿齊上馬來彈壓，北門早已大開，寶珠大軍入內，花殿齊只得帶敗兵開南門走了。幸喜這裡並不窮迫，路上雖有官兵，也不阻擋，趕忙奔到泉州去了。

原來寶珠困他十餘天，知他糧盡，故意撤圍，放他出來就食，等他打了糧回來，就引兵趕來圍城。這裡苗兵爭先進城，又無查考，寶珠的兵將趁忙亂中，也混進去了。到晚一齊發作起來，裡外夾攻，城池立破，寶珠入城，安民已畢，料理三日，知道潘尚書的靈柩在大佛寺，就派了二十名兵丁，代他守靈，候潘少爺來領回。就著李墨卿扎住城中，自己仍在城外水寨。拜本入都，又寄了一封家報，使母姊放心。傳令眾軍，暫且休息。這也是寶珠的作用，知道海賊必將復來，樂得反客為主，天天訓練各軍。

再說邱廉那天敗下海去，只落三隻小船，自己思想，不覺大哭起來道：「孤自出兵以來，勢如破竹，殺敗和親王，戰死潘兵部，全省已歸於我。不料來這姓松的孩子，將孤數百員上將，二十萬雄兵，殺得乾乾淨淨，豈不可恨可傷！孤敗在大將手裡還罷了，小孩子都戰他不過，有何面目見人！」就拔出劍來自刎。眾將扯住寶劍，勸道：「王駕不可！昔日漢高屢敗於項王，垓下一戰成功，開漢朝四百年基業。況勝敗兵家常事，大王何得灰心？現島中兵馬尚多，公主智勇足備，大王回去，請公主領兵前來，又何懼這姓松的小孩子？」勸了一回。

邱廉垂淚架船，飛奔羅華島來。原來這羅華島在海中間，沃野千里，也是苗邦鄰境，內中人煙湊集，物產眾多，素稱富庶。邱廉原是個洋客，因為有些本事，占住島中，眾人就立他為王。他親丁只有一個女兒，一個姪子，女兒叫做迷香公主，美麗異常，俊俏不過，今年才一十五歲，而且膽智過人，勇略全備，用一枝方天畫戟，練就一手的金丸，百發百中，有萬夫不擋之勇。扶他父親獨霸一方，倒也快活。無如邱廉靜極思動，妄想胡為，在海裡劫掠不算，定要勾引苗蠻，到中原來攪亂。迷香公主再三苦諫，都不聽從，遂自己守住海口，不肯隨征，聽憑父親去胡鬧。

今日邱廉敗回，也有些赧顏，見了女兒，說不出情由，只有放聲大哭，迷香公主倒勸慰了一番。邱廉就要請女兒出兵，替他雪恨，公主默然。邱廉苦求，公主只是不肯。邱廉又講到這松元帥美貌非常，不啻個千金小姐，年紀同你也差不多。公主聽了此話，倒有些活動；卻不肯就答應去，只說了個再商量罷。

誰知邱廉經了這番煩惱，受了些三伏重暑，一場大病，幾乎不起，直至七月中才好。就要起兵，公主勸他調養幾天，擇定八月初八日出師，吩咐姪兒守島。聚集五萬人馬，公主自領一隊女兵，共有八百，個個年輕貌美，妝束鮮華，手用雙刀，大腳的步行，小腳的騎馬，約著馬步各半。這是公主平日親手傳的本事，兩口刀精熟異常，護定公主馬前馬後，十人一桿繡旗，叫做繡旗軍。

邱廉因戰船前次都已燒去，此時島中雖有幾只船，甚不敷用，把劫來的民船，暫且應急，同女兒上船，在海裡趕行。也走了好幾天，才到淡水停泊，賊兵來報：「各處要口，俱有重兵把守，請旨定奪。」依邱廉就要去爭戰，迷香公主道：「父王爺不可造次，我等戰船甚少，民船不可衝鋒，海口既不得進，何不同苗兵合而為一，聲勢也壯些。此時已交仲秋，天氣不暖，且復有霜，我

兵丁也不多，正好借苗邦的兵馬，讓我施為。」

邱廉點首稱善道：「這些船只，誰人管理呢？」公主道：「船且退下去，靠在栲栳山，那裡地方幽僻，官兵是不去的，只留四員偏將，就可照應。又離鳳山不遠，設有變故，我軍也有個退步。」邱廉大喜道：「你真是個奇才，未曾出兵，先算歸去之路，精細已極，孤無憂矣。」吩咐童家四兄弟守船，在栲栳山駐紮，就同女兒領兵上岸。著人探聽，知道花帥退守泉州，忙領兵去會。花殿齊接進城中，訴說敗兵折將的話，邱廉大怒，就要出兵討戰。花殿齊勸他不住，還是公主傳話出來，說請王爺莫急，明日公主親自開兵。

次日天明，花殿齊、邱廉聚眾商議，迷香公主出來討令，帶領八百女兵，殺奔沙場要戰。寶珠早已有報，說邱廉帶了女兒同苗兵合而為一，入城去了。寶珠久聞邱廉的女兒迷香公主是個勁敵，心內躊躇，今日聽說要戰，親自出營來看，到底是個什麼人品？各將護衛，到了沙場，寶珠舉目一觀，數百女兵，擁著一員女將，在陣前馳走。看他：

長眉掩鬢，美目流波，面貌嬌羞，腰支柔媚，態度十分俊俏；頭上翠翹抹額，金鳳銜珠，一對雉雞翎，有三五尺長，身穿一件大紅窄袖緊身，玉色羅裙，馬門分開，露出左右鮮滴滴的大紅銀邊羅褲，一雙小金蓮，搭在金蹬上，瘦不盈指，雖然秀氣逼人，也覺英風出眾，看年紀不過十四五歲。

寶珠暗暗稱羨不已，想這女郎必有本事，他這副美麗花容，雖不如我們姊妹兩個，世間卻也難選這種美人，比起紫雲，堪差伯仲。賞鑒好一會，才問道：「誰敢出去會這女郎？」松筠看他如此美貌，心裡卻恨不得一馬過去，手到擒來，聽見哥哥問那個敢去，等不得一聲，跳馬而出道：「兄弟去擒來。」忙忙的提刀縱馬，衝上沙場，大喊道：「丫頭快來，賠你二少爺頑耍頑耍。」

公主聽見炮聲，出來一個美少年，約有十五六歲。論松筠的面貌，有些廝像寶珠，生得鼻正口方，唇紅齒白，長眉微豎，俊眼斜睨，顧盼自雄，風流獨賞。公主看了又看，心裡好不愛他。不知可否同他動手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[返回 >> 蘭花夢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